

1	7
2	7
1	0

應義塾  
圖書館  
藏書印



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便覽卷之七

武林夷白堂梓行

曹操倉亭破袁紹

却說祖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後但求死義不肯屈放於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瓴於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祖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軍馬迤邐追襲其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皆將眾詣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

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提督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面目而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

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於君也。豐笑曰：吾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

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人賞劍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刀。獄吏皆不忍與之。衆人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自刎於獄中。

孫盛曰：觀田豐祖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

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潔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田豐死於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共掌軍

卷七

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於紹前稱讚。尚有才德。紹故留其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

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命弱。吾立其後。爲河北之主。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事多躁暴。二子熙柔懦。雖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圖進曰。昔日祖授曾諫主公言。曾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爲其長。今居於外。此爲亂之萌也。自古遺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

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熙自幽州引兵六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老丈何喜之。有父老曰。桓帝時。

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彼遼東殷植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植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之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大

卷七

五

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日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擂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戰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於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刃臨項上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



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衆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於河上。

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車必死戰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僞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洪軍

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右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

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乃曹氏宗族魏家枝葉。左壁廂曹洪，右壁廂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夾死戰，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人衆，約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痛

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力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以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極多兒請去再爲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准備曹操兵來却說

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衆曰若恤其民大事悞矣操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

一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備乘虛引兵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知勝敗如何。

劉玄德敗走荊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略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傷感。況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

罷兵。正值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昌。可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於東南角上。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答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

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托言。玄德遂念衣帶詔，操怒，教許褚出馬。劉玄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於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大舉，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

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可。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中甚喜，使人探知，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人言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奸謀極多，恐另有計。玄德曰：此退卽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半途，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

背後逕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  
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  
速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  
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  
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  
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又恐操兵後襲。小  
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  
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穰山而走。子龍拒  
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餐，步軍先出馬。

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  
里，轉過上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  
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喧天。山  
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  
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  
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糜戰之間。張遼忽  
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助  
洛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  
背後喊聲漸遠，望空山深僻路，單馬逃生。

推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  
辟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  
孫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  
至勢不敢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趕來幸得  
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三弟雲長  
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  
到數里一捧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  
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  
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

卷七

十二

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  
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  
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  
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  
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  
高覽後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  
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  
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  
張郃部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

走于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  
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  
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  
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  
覓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  
殺飛與龔都報讎殺散夏侯淵逃退趕去被  
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  
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  
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

卷七

與關張一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棄寨去遠  
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  
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  
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  
發怒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劉備備  
之命嘗累及諸君到今日上無片瓦蓋項下  
無置錐之地誠恐有誤諸公公等何不棄備  
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將皆掩面而  
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某聞高祖共項羽同爭



天下數敗于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  
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黃巾以來今近二  
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  
異兄勿墮志惹天下笑玄德曰吾聞主貴則  
臣榮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  
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  
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  
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且與公皆漢室宗親  
何不往救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

據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  
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  
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荆州  
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於  
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  
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  
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  
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僭言曰安可背  
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

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  
便先命乾拜白以爲進見之階表大喜曰玄  
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  
豈不容一宗弟乎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  
接蔡瑁譖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  
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  
終足可見其爲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  
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  
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乾非懼

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三人皆非其交布乃  
命人之徒操乃欺君之賊袁紹不納忠言損  
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  
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  
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  
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  
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謔言而  
嫉賢妬能耶劉表聞之用言叱退蔡瑁曰吾  
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

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廓  
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廓三十里迎接玄  
德見表拜伏其素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  
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宅院  
居住已定連日筵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  
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  
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  
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  
一旦便下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

卷七

十六

劉表有劉備之助袁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  
去矣不如還兵許都少養軍士之力待凍消  
春煖引兵向北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來攻  
荆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  
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  
先差夏侯惇蒲瓏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  
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官渡  
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  
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

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  
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  
候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  
將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  
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  
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  
操未知勝負如何

袁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於父前顯

耀才能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使出  
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  
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鋒戰不三  
合隔駕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一掩尚不  
能主張急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  
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灘昏倒在  
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醒人事劉夫  
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  
審配就牀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

否紹點頭便教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特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髡其頭刺其面毀其屍垢其色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收而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雜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袁顯

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預定機謀矣袁譚曰若此當何如郭圖曰可屯兵於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往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軍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調

遣如何離得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  
二人內一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闌拈着  
逢紀尚教逢紀就賞印信一同郭圖赴軍中  
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  
印綬譚問動靜紀言袁將軍在遺言令袁顯  
甫爲主加主公車騎將軍今上印綬譚大怒  
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  
之郭圖密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  
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

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  
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  
曹軍相抵譚遣大將王昭與曹軍對壘操遣  
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於馬下  
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  
求救於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略應付些軍  
馬多則有悞於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  
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  
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

又被半路坑殺喚逢紀責罵曰教汝隨我何  
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  
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  
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在  
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  
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  
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  
密報袁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  
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

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為前  
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弟兄願出去尚點兵三  
萬與呂曠為先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  
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  
兵城外為犄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領軍  
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  
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  
月操分路攻打譚尚熙幹皆大敗棄黎陽而  
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幹

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爲勢操兵連夜攻打  
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  
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擊之則相救緩之則  
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  
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  
善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  
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  
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  
計議我爲長子返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袁尚

晚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圖曰主公可  
勒兵於城外只做請袁尚審配筵席就中埋  
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  
駕王脩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脩曰兄弟  
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  
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  
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  
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



怒叱退王脩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  
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  
尚曰奈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憤  
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袁譚見袁尚軍  
來情知事世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  
譚亦罵尚曰汝藥死嚴父奪其名爵今又來  
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矢石  
衝突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尚收兵  
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壁為將領兵

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  
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  
戰岑壁二將戰無數合斬岑壁於馬下掩殺  
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  
木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  
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  
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  
兵乏糧少不如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  
意可遣人投書言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曹公軍

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迤北尚可擄矣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迤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爲敵矣謹曰可用何人爲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潁川湯翟人姓辛名毗字佐動身爲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於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卽時去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

卷七

三十三

便至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於西平表遣玄德引兵於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袁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操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旣引兵

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弟兄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

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救求于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甲冑生蟻蟲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事困於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

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廓，尚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之落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搖動。今二袁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豐熟，袁氏改過，目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既

卷七

二五

平則六軍成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起軍，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淹冀州

時建安八年冬十月也曹操引兵棄西平逕  
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  
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  
將斷後袁譚趕來二將截住歸路袁譚於馬  
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於二  
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  
降譚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  
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爲妻令曠翔二人  
爲媒遂封二將爲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  
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生受我由濟河  
邊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  
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於黎陽屯住郭圖  
語袁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  
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撈籠河北人心  
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  
呂曠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丁袁尚可乘  
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二  
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將印來稟於操操

大笑曰譚貽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也待我  
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  
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  
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  
與審配商議令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  
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  
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祖授之子大將祖  
鵠守邯鄲以遠攻曹公主公可進兵平原急  
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

卷七

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  
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急告於操操  
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  
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而不出  
欲待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  
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  
尹楷兵臨本境楷引一軍來迎楷出馬操曰  
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  
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衆奔潰操

招過大半投降操勸兵取邯鄲祖鵠進兵來  
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走  
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  
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一掩衆皆奔散  
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  
下操令三軍造城築起土山及地道以攻之  
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酒有悞巡  
警配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  
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

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夤  
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上點軍馬當夜  
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  
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關門門  
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  
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於洹水之上以  
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  
楷沮鵠即日圍困甚緊掣兵一半回救冀州  
其將馮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操必有伏兵可

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馬延張顛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師歸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遠出滏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

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李扮作曹軍都督於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李聲言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李曰城中無糧可發



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饑色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張麾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幡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苦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於地操

教於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城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寨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兜鍪正中兩箭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便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軍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

迎於半路出馬答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  
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  
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  
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  
顛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  
安營未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起人不及  
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  
州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  
徐晃却去劫尚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

重連夜下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  
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  
差軍於城外掘壕斬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  
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  
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灌  
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  
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  
其力一任爲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  
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

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爲食軍士餓倒不能把守審配兄之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見操操急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

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鋒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曹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

用乃至於此操曰昔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應聲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于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祭冤耳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等讒諂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曹操敎牢吏捧出臨受刑配叱退刃者曰吾二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審配向北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

審配向北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於譙郡生時有雲氣青色一片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曹操言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瑯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娼家也操納爲妾故生此子打破冀州時曹不隨父在軍中先

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未  
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  
退未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  
哭曹丕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曹操引兵取壺關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面遂按劍而  
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  
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次男袁

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  
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丕  
以衫袖拭其面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  
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  
保汝家汝勿憂慮按劍坐於堂上衆將誰敢  
輒入衆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  
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向前以鞭  
指其城門曰何瞞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  
大笑曰汝言是也此是曹操至紹府門下

問下誰會入此門去來未將對曰世子在內  
操急喚出欲殺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無以  
鎮壓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  
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醑之操敎喚出甄氏  
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  
之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  
哭甚哀回顧與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  
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  
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南據河北

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  
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  
言而流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  
安紹妻劉氏之心仍下令口河北居民遭兵  
革之難盡免今歲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  
操白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出東門正迎  
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敢出入此門乎  
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

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  
身耳何足爲道褚大怒拔劔殺之提頭來見  
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其殺之操曰子遠素  
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  
葬之後人有詩讚許攸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膏次傲王侯不思

曹操如熊虎猶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數  
曾諫袁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車

人接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琰至操  
命爲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戶籍  
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  
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于戈冀方蒸  
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  
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爲先斯豈鄙州  
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  
爲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表譚消息譚趨  
時採取甘寧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

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心戰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袁譚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依愚所料袁氏兄弟不久必爲操所擒耳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只直養兵自守彼雖求援切莫妄動表曰當何以退之玄德曰可作書與兄

弟二人以和解爲名緩緩絕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口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袁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達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之分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



東廓自困於前而被田父之獲也譚得表書  
看之知表無發兵意譚料非操敵遂棄平原  
走保南皮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進兵南皮  
時天氣肅寒河道盡凍糧船不動曹操傳令  
差本處百姓曰鼓水拽船以代車士之勞百  
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曰捕得百姓  
來斬之百姓聽知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  
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  
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

百姓皆垂淚而去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  
城與曹軍相敵兩軍對圓曹操出馬以鞭指  
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  
犯吾境界奪吾城也反說我有異心何也曹  
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  
交晃斬彭安于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  
速遣軍四面圍住譚使辛評見操說投降操  
曰袁譚年幼反覆不常吾難信任看汝弟之  
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

王憂臣屬矣可不回也操卽遣之評回見譚  
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  
懷二心耶評氣昏於地須臾而死譚甚悔之  
後有讚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將不能勝來日盡驅百  
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雌雄可  
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  
刀鎗聽令次日平旦大開四開軍在後驅百

卷七

三九

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  
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過地操見未  
獲全勝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  
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曹洪奮威突陣正  
迎袁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於陣中郭圖見  
陣大亂急馳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  
城壕一擁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  
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軍來到乃是袁熙部  
下戰將焦觸張南操自行軍迎之三將皆倒

戈卸甲特來投降操亦封爲列侯又黑山賊  
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操令  
樂進季與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  
軍攻幽州來破袁熙袁尚先說曹操殺將袁  
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  
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  
見操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  
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袁譚被逐知譚死故  
來哭屍掠口汝知吾命否修曰已知操曰汝

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我生受辟命亡而不  
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  
厚恩若得收葬譚屍於淺土然後全家受戮  
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矣可  
憐袁氏而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觀  
此地也操遂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  
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袁尚已投袁熙  
當用何策取之修不答操曰真乃忠臣也問  
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

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張觸張南呂曠  
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  
州操兵緩行接應袁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  
河北降兵二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  
而去投烏丸幽州刺史烏丸觸殺白馬爲祭  
聚幽州衆官歎血爲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  
烏丸觸先歎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  
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歎血至別  
駕韓珩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袁公

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  
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爲也一席之  
人盡皆失色烏丸觸曰夫與兵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密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  
其目使唯珩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  
軍馬邈來降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軍幽州  
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  
壺開口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  
着說幹死拒關擊之不能下操集衆將共議

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必用詐降計方可  
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等  
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爲袁尚輕視  
故降曹操操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  
疾開關相納高幹不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  
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言曹操之過幹曰曹  
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乘軍心不定今夜劫  
寨某等願當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  
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

起高幹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甲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  
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  
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  
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故舊  
竟士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  
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讎何  
敢侵我地士汝欲使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

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上路被都尉王琰  
殺之將頭解獻曹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  
定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拏袁熙以絕禍根曹  
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  
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引兵入  
番邦境界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  
不及爲患不淺矣請回師而勿進爲上郭嘉  
進曰諸公言者錯矣公雖威震於天下胡人  
恃其邊遠必不設在備因其無備卒欲擊之

卷七

四三

可破滅也且袁紹於番邦有恩而尚兄弟猶  
存今合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丸  
之助招死主之臣以生骨殖之心成覬覦之  
計恐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自談之客耳自  
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  
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直  
數千輛出盧龍寨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  
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

服水土卧病於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  
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  
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馬崎  
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  
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  
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者以引  
之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  
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疇之  
疇見操言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浸不通車馬

深不載舟船為難又吳舊比平郡治在平而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  
車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  
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解弛無備若嘿回軍  
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  
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  
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  
為次操自押後帝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  
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却說袁

熙表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慌報  
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  
伍參雜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  
之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  
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  
馬下餘衆投降自名王以下胡漢相雜二十  
餘萬口表即表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收  
軍入柳城操使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九分  
操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曰某負義

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責  
盧龍之寒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不  
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夏侯惇說  
之不從操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軍于畚人  
等送納駿馬一萬匹操領兵回時天氣寒自  
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馬數千匹爲  
食鑿池三四十丈乃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  
先曾諫者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  
雖得之天所佑也故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



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到易州  
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解操往祭之哭  
倒於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  
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小吾欲托  
以爲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  
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  
臨亡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  
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視之點頭  
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復候傳引衆人

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日袁熙  
袁尚二人投之久必爲患不如乘其未動速  
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  
數日之間自送二袁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  
又稟操亦如前言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熙  
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  
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袁  
尚來投遂聚水部偏官商議其叔公孫恭曰  
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

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爲股肱也恭答曰操若下遼東必是夜前來如其無意必不動矣可探聽之如曹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熙與袁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

可與操爭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遂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於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揚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迴避欲議密事尚見坐榻上無衲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

席之有尚大驚舉手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  
斧手擁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  
貯使人送役揚州來見曹操操在揚州按兵  
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  
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袁之首衆皆  
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  
級至衆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笑曰不出奉  
孝之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襄平侯  
拜左將軍使回衆官問操曰何爲不出奉孝

之料耳操遂將郭嘉書以示之書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  
孫康久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  
之後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  
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  
嘉亡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  
勳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  
都遷葬程昱等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

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正合吾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熒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問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劉玄德襄陽赴會

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物

也攸曰昔舜母夜夢王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貯之候大喜遂令造銅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芳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王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二年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

時善屬文諳經書誦論辭賦數十萬言無一字差錯常作文章呈父操曰汝倩人耶對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操甚愛之操妾劉氏生子曹昂征張繡時陣亡卞氏生四子丕彰植能操獨愛植於是留曹丕曹植在鄴造臺操令張燕守北寨操所得袁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功臣皆爲列侯操表軍祭酒郭嘉表曰

臣聞愛忠寵賢未必當身今功惟精因隆

卷七

五

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土共幄席東擒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盡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動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

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  
存厚往勸來謹表以聞

封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操欲南征  
劉表荀彧曰軍方北征而回未可遠行更待  
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  
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  
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原  
降張虎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荊州造  
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

兄長憂慮備往收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令  
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領兵來迎玄  
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  
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  
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逕衝過陣去一  
鎗刺張虎於馬下就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  
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  
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於馬下餘衆潰散玄  
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利遂班師回

表目出廓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境張魯孫權皆足以爲慮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飛巡南越之境關某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足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境自居荊州久必爲患備爲人忘恩失義不可同守荊州蔡夫人夜對劉表言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來往容在城中無

益不知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觀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表稱贊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玄德送之越曰昔吾見蒯良最善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馬也騎則妨主張虎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表請玄德飲

宴而言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  
征進可用表處空閒敬當送還永遠騎坐玄  
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城廓恐廢武事此  
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頗有錢糧弟  
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劄就收錢糧爲用  
玄德深謝隨領本部軍馬逕往新野表自送  
行酌別之後一人在玄德前長揖曰不可乘  
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幕賓伊籍字機伯山  
陽人也玄德流下馬問曰此馬何不可騎也

籍曰昨聞前越對劉表說此馬名的盧乘則  
妨主因而還主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凡人  
居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可因一馬而妨  
吾哉籍服其高論自此與玄德往來玄德自  
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  
春甘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於  
縣衙屋上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  
皆以爲異禽臨分娩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  
散甘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



時操北征玄德往荊州說劉表曰方今曹操  
盡起中國之兵北伐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  
衆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  
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  
酒至半酣表忽歎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有  
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玄德再欲  
問蔡夫人出表無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日  
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時建安十二年冬聞  
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也忽劉

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玄德隨使而往劉  
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  
萬回許都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  
聽君言故失此大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  
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  
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  
又下淚玄德曰兄有何事不決如此表曰前  
者欲訴於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  
親骨肉特以告之玄德曰兄長有何難爲之

事備死亦不辭願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劉琦雖賢而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於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決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而削之不可漸變而立次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叙論必竊聽之是時正在屏風後邊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

卷七

五五

入廁獲髀肉後生潛然淚涕不住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表問曰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請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數十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弟之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與而答曰

備若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耳表聞之  
忽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歸於館  
舍劉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悶悶不已蔡氏  
曰適間我於屏風後聽得劉備之言足見有  
吞併荆州之意視人如草芥今若不除必為  
子孫之患表不答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  
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知劉備有過  
人之志久後必吞荆州不如先就館舍殺之  
告表未晚蔡氏曰事宜謹細不可造次瑁出

點軍伊籍知蔡瑁有殺玄德之心夤夜來報  
教便離荆州玄德曰吾未嘗景升豈可去也  
伊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某與公言之  
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玄  
德已去矣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於壁間  
逕入見表言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反詩於  
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  
詩四句詩曰

困守荆州已數年眼前空對舊山川蛟龍

不是池中物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來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開劍尖刮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士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圖之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姐蔡氏商議即日倉廩豐足欲大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見掌軍權何必問我瑁次

日稟表曰近年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就馳騁人馬游獵今日已辦畢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寔是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二子年幼恐於禮節失欠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劉玄德可請待客蔡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眾人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衆皆大驚言者是誰未知凶吉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主公匆匆而回  
心中不悅愚意度量在荆州必有事故今請  
赴會恐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前項事盡  
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荆州又  
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也襄陽離  
此不遠若不去則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  
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

計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同往  
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  
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  
里比及到郡蔡瑁出廓迎接意甚謙敬玄德  
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王粲傅巽文聘  
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及衆名士出迎玄德  
見二公子在並無疑忌是日請於館舍暫歇  
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遶保護主公雲帶甲掛  
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寔不能行

特請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爲幸  
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兇命不敢不從  
次日入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員盡皆到了  
蔡瑁預請蒯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爲  
荊州之禍可就令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  
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  
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則須先準備瑁曰東門  
峴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  
門外已使蔡中三千軍把住北門外已使弟

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  
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  
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  
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聽區處  
不可加誅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於外廳  
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  
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先請  
玄德玄德所乘的盧馬心甚愛之出入便騎  
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衆官皆至

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  
趙雲帶劍於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  
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  
外收拾得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起歸館舍只  
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  
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盞  
盞推起如廁伊籍已於後園等候附耳報曰  
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使  
君急從後遁去勿違蔡瑁已定計要害君多

日矣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  
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  
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門吏飛  
報蔡瑁瑁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追趕却  
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  
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河闊數丈水涌湘江  
其波甚緊劉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  
回遙望城西五百鐵甲軍士隨蔡瑁趕來玄  
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

背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甚緊馬  
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  
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  
躡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  
中起後人有詩讚曰

襄陽城外接長途來往行人嘆的盧兩岸  
蹄踪埋綠草半灘水影撼青蒲夜靜月明  
橫素野波搖星散撒瓊珠莫誇圭有西川  
分蓋爲當時得駿駒

又題玄德之福詩曰

檀溪流水碧溶溶過客登臨憶舊蹤玄德  
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果招凶波開湧躍  
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休跨駿  
馬分明背上是真龍

玄德跳過溪西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趕  
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  
與汝無讐何故相謀耶瑁曰吾無此心使君  
休聽傍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撥



馬回望西南漳而去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去趙子龍引三百軍趕來蔡瑁性命如何

劉玄德遇司馬徽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觀之席上不見玄德子龍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因此火急綽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

子龍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引着軍馬圍捕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子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二百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已入城去子龍擎把門軍追問皆說飛馬出

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軍  
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痴  
想此濶濶不覺一跳而過豈非天意也望南  
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  
跨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  
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視  
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的劉玄德否玄德  
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字耶  
小童曰俺本不知因常侍師傅有客到日多

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  
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  
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  
曰我師傅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  
先生潁川人也玄德曰與誰爲友見居何處  
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兀的那林  
中便是莊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  
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傅  
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傅五歲一日我師

傅在樹上採桑葉統來相探坐于樹下同講  
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爲  
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傅小  
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聞得琴  
聲正美教小童且休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  
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有殺伐  
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  
鶴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  
前施禮衣襟尚濕水鏡曰名公今日幸免大

卷七

六四

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  
鏡慌忙叙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  
架堆萬卷經書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  
之上清氣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  
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笑曰  
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  
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  
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  
牧水鏡曰愚聞大名久矣將軍何故區區奔

走於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齊命途多  
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得其  
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  
之輩武有關某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  
爲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張趙雲之流雖有  
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  
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  
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已  
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

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也玄  
德曰請問誰爲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  
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  
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爲俊傑也  
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物水鏡曰公豈不  
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  
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  
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

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語建安初至於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子遺者不久則景升逝矣景升逝則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全才盡會于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雛何如人

卷七

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卽喚小童具飲饌相待留於客房內宿馬喂於後院玄德因水鏡之言睡不着約已更深忽聽一人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密聽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故棄之其人答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遺書以別

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干戈競起禍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携美玉作磚石貨於人間以取其辱乃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以取其辱乎子貢云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劉景升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也候天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誰水鏡

卷十

六七

曰邇來投明主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好此各好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平成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上只言好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出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軍引數百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是如何下回便見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觀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回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請玄德上馬恐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而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就跟隨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

卷七

六八

曰必投書與荊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表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免死表恨不息孫乾告曰不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後不敢赴荊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

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  
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孝自可  
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廓外坐下騎  
的盧馬玄德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爲泉下  
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叔  
姪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  
一人葛巾布袍皂絲烏履長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  
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主聖主搜賢兮却

不知吾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  
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  
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  
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  
行歌於市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  
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於廳下單  
福曰此馬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  
已應之矣遂言跳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上



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  
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方  
可乘之自然無事玄德喚從者教煮湯盪盪  
愈福曰吾聞使君遍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  
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我躬行  
仁義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  
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佳信故  
以此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  
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

卷七

教之福曰吾自穎上到此間新野之人歌曰  
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  
惜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  
高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昌常有取荆  
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  
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荊州就有動靜虛實  
以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  
備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聚糧有謀許昌  
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

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  
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  
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  
有敵軍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  
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  
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  
相迎擒將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  
訖然後與單福趙雲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  
行不數里山後塵頭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

軍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門  
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  
乃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  
曰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  
之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  
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呂翔引軍便走行  
無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爲首大將橫刀躍馬  
而出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  
奪路而走後面關公迤連追襲又不行到十

數餘里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出馬  
乃燕人張翼德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  
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  
飛手下軍士盡皆擒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  
喜重待軍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  
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  
餘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  
曰今二將敗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  
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勦捕此爲上策曹仁

曰不然日今二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新  
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  
吾與汝擒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  
仁曰汝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莫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  
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  
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擒劉備也典曰  
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汝  
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本部二萬五

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  
竟如何

徐庶定計取樊城

曹仁忿怒意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望  
新野來先差人於河岸收拾船隻准備渡河  
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二將  
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  
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提兵而來樊城  
空虛雖隔白河可唾手而得玄德謂計福附

卷七

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  
白河邊人報曹仁准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  
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  
策吾必擒曹仁矣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喚彼  
將答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數十合  
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  
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  
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  
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

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  
正欲斬典衆將苦告方免曹仁效李典爲後  
軍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離寨前往布成陣勢  
單福上山觀看畢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  
德曰不識福曰此入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  
可惜不全入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  
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  
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  
入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穴主持

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  
擊之必亂也玄德得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  
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  
令提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  
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  
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  
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  
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  
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

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  
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  
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  
可往如不勝可退兵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  
備有准脩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  
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  
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  
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籌定了却說曹  
仁盡起軍士爲前隊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

來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  
知有准脩急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急棄本  
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欲尋船河岸上  
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張翼德也引衆掩殺  
曹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  
半水中淹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  
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雲長  
也兩軍混戰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一陣  
因此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于路打聽方知

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  
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  
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  
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寇  
封侍立於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  
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之甥男寇  
封也精熟武藝父母雙亡泌乃母舅在此倚  
傍學業本羅喉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爲  
嗣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爲父改

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  
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  
德曰吾待爲子彼必待我爲父有何亂也雲  
長不悅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  
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却說曹仁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  
罪言損君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  
事豈能常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  
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果何人耶程昱笑

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劔中平末年  
曾與人報讎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為吏問  
其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於車上擊鼓令市  
人識之雖有識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  
乃更名易姓遊於他處於是感激乃疎巾單  
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論  
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  
口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  
世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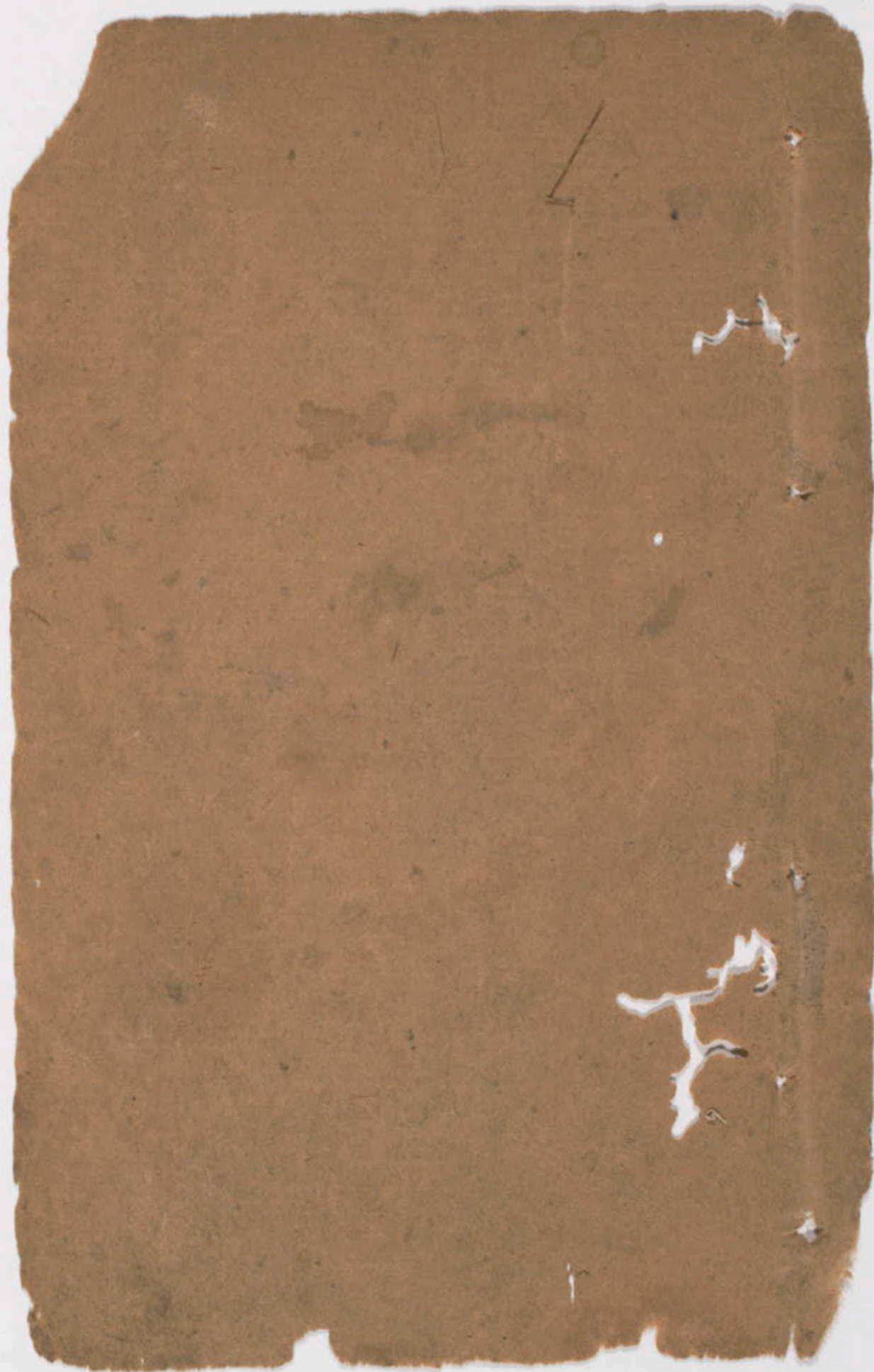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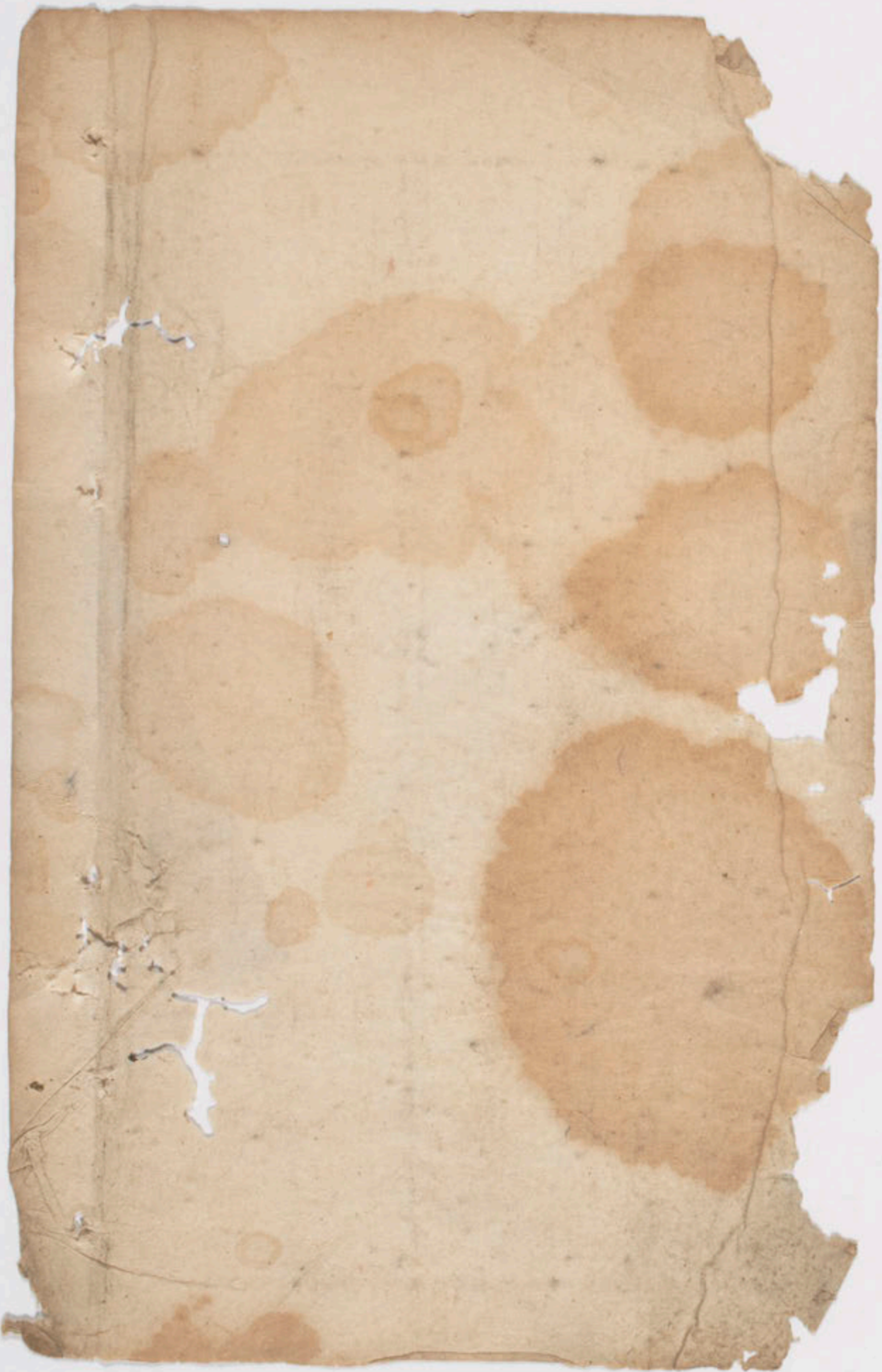
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  
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  
其父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  
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嚙至許昌令作書喚  
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  
徐庶母不一日而來丞相親自款待而對徐  
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  
助逆臣劉備負却朝廷正如美玉落在淤泥  
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付筆寫喚回許都



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保命左右  
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  
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族素無因義外君子  
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聲而  
言曰汝何虛詛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  
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  
懷禹湯之德况又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  
英  
黃童白叟牧豎樵子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  
若兒補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

見去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耻如何使  
吾兒有名投暗惹萬代之罵名乎言訖投筆  
於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  
母斬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便覽卷之八

武林夷白堂梓行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  
昱入諫操曰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  
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  
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塌地以助劉備而盡  
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  
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

庶至此以輔丞相也操然之使送徐母于別  
室養贍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  
庶為昆仲時常送物必具手啓徐母亦作手  
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詐修書一  
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見徐庶  
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  
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  
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切之間不期

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言汝背友下於縲  
綫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  
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  
道却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  
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湧泉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  
潁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  
荊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  
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寅夜至司

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  
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  
市以釣使君卓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  
老母被曹操奸計囚於許昌將欲垂命持書  
來喚不容不去非不欲盡犬馬之勞以事使  
君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日暫歸  
尚容再會玄德哭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  
直無以備爲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太君相  
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

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  
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  
許昌盡知我軍中虛實若使此人歸曹操必  
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  
教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母  
死必與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然使  
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  
使去以絕子母之道乃是不義也吾寧死而  
不爲不仁不義之事也衆皆感歎而去玄德

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  
波玉液亦不沾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  
備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也二  
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於廊外安排餞行  
玄德與徐庶上馬出廓至長亭下馬相辭玄  
德舉盃勸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  
相從聽誨望先生喜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  
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韋半途  
而別實爲母之故也縱曹操逼勒事之終身

不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玄德亦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基者此以方寸也今以失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何心灰如此也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如先主者庶曰吾樛櫟庸才非棟梁也使君可不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效

庶之無始終也諸將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血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彼各上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去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

馬於林畔看糜乘馬從者數人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等勸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疑淚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趕糜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來莫不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糜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糜曰糜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

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君可與某請來相見甚好糜曰此人非比庶也使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也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比先生如何糜曰吾比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糜曰



此人乃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縣丞早卒  
時從叔父玄爲袁術所署預章太守後漢朝  
選宋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景升舊往依  
之不幸玄卒其人與弟均躬耕於南陽好爲  
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  
一岡名卧龍岡茲自號爲卧龍先生此人乃  
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  
肯相輔助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  
二國志 卷八

水鏡莊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  
下備再問之但言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  
乎庶曰鳳雛襄陽人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  
葛孔明皆是龐德公之所言也玄德踴躍而  
大歎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  
只在目前非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徐庶  
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  
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  
引衆將回新野便具卑辭厚幣之禮同關張

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馬入莊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事故庶曰庶本要事劉玄德爲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來召故捨此而往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爲享祭之犧牲乎拂袖而入庶乃羞慙而退一馬趨程而赴許昌見母未

知玄德來請孔明還是如何

劉玄德三顧茅廬

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許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贊程回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來迎接入見操參拜禮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幼自逃難遊於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

晨昏侍奉盡人子之道吾亦得聽清誨矣庶  
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於堂下徐母大驚  
曰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於新野從事劉豫  
州偶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曰  
辱子飄蕩江湖二十餘年吾以為汝習儒學  
業日有進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  
須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操欺君罔  
上之賊刘玄德仁義播於四海誰不仰之况  
乃漢室之胃吾以為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

偽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暗自取  
惡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  
辱祖宗之徒空生於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  
伏於階下不敢瞻視母自轉於屏風後少時  
人忽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  
時母氣已經史官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申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刻肺腑  
讚美豫州毀陵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

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劔同流斷機作伍  
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賢哉留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于地良久復甦曹操使人賚  
禮吊問破木爲棺柳操親往祭奠厚葬於許  
昌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操欲商議南  
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往  
冀州引鑿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  
教練水軍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  
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禮物欲

往隆中謁諸葛亮只聽門外人報有一先生  
裘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必  
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  
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仙  
顏軍務繁雜有失拜訪幸臨光降大慰仰慕  
之恩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來一會  
玄德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  
取回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操之計也吾素聞  
徐母大賢雖遭曹操囚下他安肯持書喚子

此書必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  
之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  
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  
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  
便罷又惹他出來嘔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  
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凌崔州平  
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爲友甚  
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務於精熟惟孔明獨  
觀大略每晨夜相隨孔明自抱膝長嘯而指

三國志

卷六

十

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衆皆問  
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可見其人  
之志也玄德曰何潁川多賢乎徽曰昔有殷  
旸善觀天文見羣星聚於潁分對人曰其地  
必聚賢士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好爲梁父  
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時有雲  
長在側曰某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  
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樂毅克  
齊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

士孔明自比豈不太過也徽曰孔明安敢妄  
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  
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朝八百餘年姜子  
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衆皆愕然  
徽就下階相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徽仰天  
大笑雖卧龍得其主不得其時言罷飄然而  
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  
張二人將帶數十人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  
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似碁局世上黑白分往  
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  
有隱者高眠笑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  
人所作農夫曰此歌乃卧龍先生之所作也  
玄德曰卧龍先生住於何處農夫遙指曰自  
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疎林  
內茅草廬中卽諸葛亮先生高卧之地也玄德  
謝之入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後人單道卧龍居處遂賦古風一篇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  
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  
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  
廬中有高人睡未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  
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  
來無白丁扣戶蒼猿時獻果守門老鶴夜  
聽經囊裡名琴藏古錦壁懸寶劔掛七星  
爐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

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分天下

玄德來到庄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  
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  
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  
得許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童子曰  
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  
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  
准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  
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時雲

長日不如暫歸却再使人來探未為晚矣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訪遂上馬別茅廬約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稱羨不已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泉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猿鶴相親觀之不已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頭帶道遙烏巾身穿青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慌忙下馬赴前

施禮先生莫非卧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吾乃孔明之友博陵有外平是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石之間関張侍立於側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



棄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治生治  
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  
亂、極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盡則寒  
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兵襲  
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  
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  
於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  
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  
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

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聞  
大道不足而化爲術術之不足而化爲德德  
之不足而化爲仁仁之不足而化爲儉、之  
不足而化爲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爲三皇三  
皇不足而化爲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爲三王  
三王不足而化爲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爲四  
夷四夷不足而化爲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爲  
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爲黃巾黃巾不足而化  
爲曹操孫權與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群

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月而已  
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幹旋天地  
扭捏乾坤恐不易爲也玄德謝曰適蒙先生  
見教不知孔明往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  
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敝縣若何州  
平曰山野之人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  
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  
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  
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久亂

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是  
爭奈漢室將危社稷分崩庶民有倒懸之憂  
吾乃漢室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能不  
治亂扶危曾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  
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  
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  
時值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回報曰諸葛亮  
已在庄上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  
何必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

曰汝不讀書豈不聞孔子有云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而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  
閉其門也孔明當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  
馬來謁孔明未知見否還是如何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二月中天氣嚴寒彤雲密  
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前赴隆中求訪孔

三國志卷之六十八

十六

明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瑞雪霏、山如  
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  
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  
玄德曰吾正欲教孔明見吾殷勤之意如兄  
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死且不怕尚懼冷乎  
但恐哥、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  
同去將近茅蘆忽見路傍酒店中一人作歌  
玄德勒馬於酒旗之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

見東海老叟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傳廣  
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文王親八  
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  
漂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  
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  
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辯指  
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  
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尚如此至今誰肯論  
英雄 又一人擊卓而歌曰

三國志卷八

十七

吾皇提劍清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  
未久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鸞青蛇飛下  
御座傍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  
聚燕雉萬里皆鷹揚吾儕大笑空拍手悶  
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萬  
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  
生遂下馬入店見二人凭卓對坐飲酒上  
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

公何者是卧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將軍欲尋  
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領豫州  
牧見居新野城今欲見訪先生求濟世安民  
之術面白者曰吾等非是卧龍皆卧龍之友  
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皆隱  
居於此地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匹敢請  
二公同往卧龍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是  
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空在世  
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龍矣玄德辭二隱者

上馬投卧龍岡來到庄前下馬扣門童子出  
問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  
讀書劉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  
擁爐抱膝而歌曰

鳳翱翔於萬里兮無玉不棲吾困守於一  
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隴畝兮以待天時  
聊寄傲於琴書首吟詠乎詩逢明主於一  
朝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鏃  
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于

金石方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  
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仙莊不遇空回今特  
冒風雪而來得見尊顏實為萬幸那箇少年  
慌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  
兄否玄德驚訝問曰先生又非卧龍耶其人  
曰卧龍乃家兄也道號卧龍一母所生三人  
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  
二家兄諸葛亮與某躬耕於此某乃孔明之

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何處閒遊均  
曰博陵崔州平相邀閒遊不在庄上二日矣  
玄德曰二入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  
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  
於村僻之中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  
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  
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獻茶張飛  
曰既先生不在請哥上馬玄德曰我已親  
請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詰問曰備聞

令兄熟讀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來臨數日之後備嘗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息也均遂具文房四寶劉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

劉備歲經兩番相謁仙莊不遇空何悶悵  
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皇  
叔濫當典邵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觀朝  
廷陵替綱紀崩摧當羣雄亂國之時惡黨  
欺君之日備心肺俱酸肝膽幾裂雖有巨  
濟之忠誠奈無經綸之妙策啓仰先生仁  
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才施子房  
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如求  
一見而不可得再容十日齋戒薰沐特拜

尊頌乞垂電覽鑒察幸建安十二年十  
二月吉日再拜

玄德寫罷迺與諸葛均均送出莊門外玄德  
再三殷勤致意均皆領諾入莊玄德上馬忽  
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  
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披體騎一驢後隨  
帶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  
小橋口誦梁父吟詩一首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

蓋山川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鬪紛  
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  
天佑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玄德聞之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  
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備等候久矣  
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  
非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問  
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何人所作黃  
承彥答曰老父在女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



一篇却纔過橋偶望籬落聞梅花感而誦之  
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彥曰便是老夫逕  
來看拙女小婿矣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  
要娶妻承彥曰聞若擇婦吾有一醜女黃頭  
而色黑才堪相配肯容納乎孔明忻然而娶  
之時人乃笑為之承曰莫學玄德聞言辭別  
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岡  
悵快不已後人有詩單道風雪訪孔明其詩  
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音感傷凍合

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  
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  
處爛銀堆滿卧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荏苒新春命卜者揲着擇  
日巳定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准備鞍馬車  
仗再往卧龍岡謁孔明時聞張聞之不悅乃  
挺身攔住而諫其言還是如何

定三分亮出茅廬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

張諫曰兄長二次親往茅廬相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虛聞其名內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返方得一面而況於吾欲見孔明大賢耶關公聞此語曰兄之見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曰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

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爲大賢辭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爲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姜子牙子牙不顧文王文王侍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既是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

若同往不可失禮張飛應諾於是領數人往  
隆中來比及到庄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諸  
葛均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  
在庄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  
矣均長揖一聲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僥  
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  
去也不妨何故辭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  
知也來投庄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  
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

傳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教且休報  
覆分付關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  
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臥於  
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又手立於階下將及一  
時先生未醒關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  
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  
傲人見俺哥、侍立於階下那廝高卧推睡  
不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  
長恐忙扯住飛怒氣未息却說玄德凝望堂

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  
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  
德渾身倦困強支不辭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

外日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  
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  
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  
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

三國志卷八

二十七

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曾識天地之  
機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  
鄙徒涿郡之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  
昨堂兩次至仙庄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覽  
否孔明答曰南陽田夫穰事疎懶屢蒙將軍  
枉駕降臨下情不勝感激二人叙禮畢分賓  
主而坐童子獻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  
見將軍有愛民愛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  
不能治政有快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

徐元直之語豈有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  
出賜見教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  
一耕夫耳安敢以談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  
將軍捨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玄德曰夫  
大賢學成文武之業可立身行道於當世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爲孝也救民於水火  
之中致君於堯舜之道此乃爲忠也先生抱  
經世之奇才而甘老於林泉之下恐非忠孝  
之道孔子尚遊於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

開備愚鹵而賜教之實爲萬幸言罷又拜孔  
明笑曰將軍旣欲聞愚論當盡剖露於衷願  
聞其志玄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  
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中音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  
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將寡然操遂能克  
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

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不可圖也荆川北  
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畧在北  
民實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旣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基石阻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待天下  
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  
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  
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畫一軸掛  
於正堂指而言曰乃西蜀五十四州之圖也  
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千里民  
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

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  
本後取西川建皇都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  
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  
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青  
天耳但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皆漢  
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  
表不久在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人久後亦必  
歸於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這一席話乃  
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

及也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  
同往新野興仁義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  
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玄德苦泣曰  
先生不肯匡扶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  
衣襟袖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軍既不相棄  
願效犬馬之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獻上金  
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  
之禮但表刎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德等在  
庄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胡曾先

生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  
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  
顧之恩不容不出草廬也汝可耕躬於此以  
樂天時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名遂之日  
卽當歸隱於此以足天年均拜而領諾玄德  
與孔明同載而歸於新野食則同卓寢則同  
榻終日議論心地開悅共議天下之事孔明

曰曹操居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  
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實容作良  
筭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還是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  
表爲討虜將軍自承父兄之業廣納賢士重  
用謀臣開設賓館於吳會顧雍張紘接待諸  
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乃  
彭城人也姓嚴名粲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



陰人也姓闕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竹邑  
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一人乃汝陽南頓人  
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  
朱名桓字休穆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  
績字公紀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  
惠恕一人乃會稽義陽人也姓駱名統字公  
緒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吳名燦字孔休  
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  
雛先生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甚厚又

得智將數人一人乃汝陽富陂人也姓呂名  
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遜字  
伯言一人乃瑯琊莒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  
一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  
人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  
妻人其相輔佐由此江東人物天下稱之時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江東命孫  
權令子入朝為官以隨大駕權猶豫未決引  
周瑜等詣吳夫人前論議張昭曰欲遣赴許

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首一聽所  
如不令去恐操興兵來下江東勢必危矣周  
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  
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  
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廣將士用  
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  
汎州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  
何逼迫而欲送質、一入不待不與曹氏相

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  
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  
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  
遣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兵以正天下將  
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  
自焚將軍韜略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  
權母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  
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以兄事之勿遣子  
爲質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在北方

征討未有暇焉時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兵具舟西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騎將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風勢不利遂收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爲丹陽太守爲人性急醉後鞭打士卒有丹陽大都督矯覽郡丞戴貞二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矯覽因見

三國志卷八

三二

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却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殺孫翊彼時諸將縣令皆來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大凶不可會客翊不聽遂與衆大會至晚筵散翊素手送客邊洪帶刀跟到門外洪掣刀砍死孫翊矯覽戴貞二人拿邊洪明正其罪碎剛於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之覽見徐氏美貌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冤訖汝當從我不從則

死徐氏曰夫死尚猶未捨汝可待至晦日設  
祭祀那時除其夫孝作親不遲覽容之徐氏  
暗喚心腹舊將孫高傳嬰二將入府泣告曰  
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之  
媯覽戴負二將殺謀夫主只歸罪于邊洪應  
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媯覽又欲霸妾、  
詐許以安其心欲得汝一面差人去報吳王  
當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望二將軍想妾夫  
之面雪此雙辱特以哀告言畢再拜孫高傳

嬰聞知泣淚而答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  
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計謀未  
就不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  
願報府君之冤耳徐氏遂令孫傳二將引心  
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傳先差人報  
知孫權至晦日孫傳二將先伏藏於幃幙之  
中徐氏於堂上哭泣祭祀除服已畢却於靜  
室薰香沐浴濃粧艷裹言笑自若媯覽使人  
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接入請覽上坐設

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密室  
拜覽却纔一拜徐氏曰孫傳二將軍何在即  
時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請戴  
負赴宴負入內未到廳堂早被孫傳二將擒  
而殺之徐氏遂復穿孝服就將媢覽戴負首  
級祭於夫靈之前哭哀不已吳王孫權自領  
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已將媢覽戴負二  
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一箇遂封孫高  
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皆加賜金帛

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  
間老小皆稱徐氏之德後史官詩讚曰

節義俱全守此身報冤斬賊詐相親三分  
多少英雄輩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  
十餘隻拜周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

二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

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至吳夫人曰

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錢

塘聘嫁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  
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令人上  
之言日月入懷者大貴也不幸孫策早喪今  
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  
持吾子吾死不憂矣今病危囑以家事願子  
布公瑾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夏  
黃祖有累世之冤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  
萬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之事子布公瑾以  
師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卽同我也

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  
汝若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  
終具棺槨衣衾之美嚴陳祭祀衆皆哀哭葬  
於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天氣和煖  
孫權張昭周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  
見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  
可明年權持疑未定比平都尉領

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矣必有事該蒙  
某把瀧湫水口忽見江夏一舟傍岸視之

人馬十餘乃黃祖手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  
某姓甘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  
書史寧爲吏舉計掾被蜀郡丞屈之棄官歸  
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  
帥聚衆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銅鈴  
縱橫於江湖之中人聽鈴聲盡皆避之乃遂  
聚少年壯猛英雄勇士八百人作事往來江  
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  
人皆破錦繡時人皆稱爲錦帆賊所到之處

如不接待放火殺人如與交歡誓不相害後  
悔前非改過自新引衆人去投劉表見表事  
勢終必無好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  
投東吳被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羈留住  
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却得  
甘寧之力救得祖到夏口待甘如初他經今  
數年有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曰  
寧是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讐恨蘇飛知  
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爲公

數次奈何主將不能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  
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  
由飛曰吾保你為鄂縣長為去就之計就與  
臨時轉宛乎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誠  
恐恨而不留蒙說主公求士如雨安記舊讎  
耶況蕪各為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為誓以  
保之寧遂召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鈞  
鑿孫權大喜曰吾待興霸之友其破黃祖必  
矣遂命呂蒙引其中人見參拜已畢權曰吾

三國志

卷八

三七

得興霸大稱心矣豈有記恨之理也君勿疑  
焉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  
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  
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既慮不遠  
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于曹操若遲緩而操必圖之矣圖之  
之計宜先取黃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  
併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  
恚舟船戰具頓廢不修危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  
據楚關大勢燭廣即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  
曰此金王之論也便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  
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吾國空虛若果  
行軍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國家以肅何之  
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古人乎孫  
權舉盃勸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夫  
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  
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為大都

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甘寧  
為副將權自領兵後援起兵十萬來破黃祖  
祖有細作探知報來江夏黃祖慌忙聚眾商  
議命蘇飛為主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  
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  
住沔口其餘小舟盡屯灣港內艨艟上各設  
強弓硬弩千餘張并大索縛繫定水面上東  
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進艨艟上鼓響弓  
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回甘寧與董

襲日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百餘隻每  
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全  
副衣甲手執鋼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艨艟  
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甘寧飛上艨艟砍  
死鄧龍陳就棄船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船  
自舉櫓棹直入船隊甘董二將放火燒船有  
艨艟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  
命趕到跟前一刀當胸砍卻蘇飛岸上引兵  
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其勢不

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  
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來到手腕初交  
挾飛於馬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  
之汝等害吾父兄萬剛猶輕命左右檻車盛  
之待吾活捉黃祖一發回江東往墳上享祭  
未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星夜攻  
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  
黃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東吳諸將見甘寧成  
功各自料搜威風來捉黃祖却說黃祖在江  
中船隻盡陷諸將皆休情知守把不住遂棄  
江夏望荊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帶十數  
騎出東門且戰且走甘寧料得黃祖走荊州  
諸將皆西門攔住寧獨離東門十數里等候  
祖料得脫了虎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  
攔住祖馬上泣告曰我不曾輕視汝汝何反  
吾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累立功

蹟汝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自知難  
免其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  
指望捉獲獻功只聽得傍邊喊聲起處數騎  
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了功劳慌  
忙拍弓搭箭背射黃祖黃祖中箭翻身落馬  
寧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回江口  
來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親採其髮而恨之  
擲之數次衆將言曰留回江東祭祖權命以  
木匣盛貯了當重賞三軍陞甘寧爲都尉合

人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亦不可守也且回江  
夏劉表必與祖報讎坐而待之必敗劉表表  
敗乘勢而攻之荆襄可屬東吳矣權聞其言  
遂棄江夏衆軍下船而回蘇飛在檻車內密  
使人告甘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事不宜遲  
寧曰飛若不言吾幾忘之軍已至吳會權將  
蘇飛王祖一同祭祀寧遂入府頓首再拜權  
問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某向日若不得蘇  
飛則骨填于溝壑矣安得致命於將軍麾下

哉今飛之罪理當宜戮望將軍垂憐救命之  
恩願納功名以贖飛命權曰今爲君免之若  
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  
賜逐之尚且不去何況自走乎若飛但去寧  
將首級獻於壻下代飛之死權赦之遂置酒  
大會文武權將玉爵勸蒙曰今克黃祖乃卿  
先斬陳就之功也蒙頓首謝之加呂蒙爲橫  
野中郎將遍封諸將已畢見一人拔劍在手  
於筵前大哭直取甘寧寧見來取便將面前

果卓以迎之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一  
歲身長八尺力雄膽大會江中遇祖巡江  
將張碩其人不避刀箭跳過船殺碩於江中  
餘皆砍于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惜之吳  
郡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甘寧一箭  
射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冤雪恨權  
勸開曰興霸殺死你父親彼時爲主不容不  
盡力旣然今日一處便是兄弟何必計讐萬  
事俱看吾之面皮統叩頭流血曰統自幼隨

父事主恨不得肝膽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  
之讐安得不赴命乎權與衆官勸之統欲與  
寧共決勝負權加凌統承烈都尉只就當日  
撥五千兵戰船一百隻使甘寧領去鎮守夏  
口夏口在江中統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  
廣造軍需檣艦戰船分兵連絡守把江岸孫  
權令叔孫靜引五千軍守巴夷會又將宗族  
分投鎮守諸處隘口權自領大兵守柴桑郡  
柴桑郡今周喻向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

北之勢話分兩頭却說細作人回新野報知  
劉玄德與吳破黃祖將黃祖頭祭墳見屯戶  
柴桑其餘宗親分投江畔各處噙口未有渡  
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有劉表使  
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曰此行若何  
孔明曰此是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議定  
報讎之策也正欲主公去走一遭荆州九郡  
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某與主公  
同往玄德留雲長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人

馬往荆州來玄德在馬上與孔明曰今見景  
升當何以對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罪若令  
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去新  
野收拾軍馬玄德遂聽孔明之言來到荆州  
館驛安下已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  
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塔下表曰吾  
已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首級以獻  
賢弟衆人告况玄德曰非于蔡將軍之事皆  
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舉矣表曰今失守江夏

黃祖全師危矣故請汝議事玄德曰黃祖性  
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用兵南征曹操  
比來當復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  
事賢弟可來替吾吾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  
主也玄德曰小弟安敢當此重任也兄無復  
多言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  
保荊州遂辭回至驛中孔明曰劉景升付荆  
州與主公何以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  
未嘗忘報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

仁燕之主也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  
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  
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  
賢姪家務事耳吾如之奈何孔明微笑玄德  
求計于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  
時玄德送劉琦出附耳說之曰來日使孔明  
回報汝可告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夜臥  
至五更推辟腹疼不已使孔明去回告劉琦  
之禮孔明遂行至公子定前下馬入見公子

公子拜迎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繼母不容請  
先生活命孔明曰客寄於此不可言也恐有  
漏泄不便容回再叙孔明辭退琦曰既承先  
生尊降如何便回必然見恠請密室共飲數  
杯飲酒之後琦又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  
活命孔明曰此非亮敢謀也便欲辭去琦曰  
先生不言則止何故相棄便行再舉杯勸曰  
琦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  
琦卽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拜而

泣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而  
便起身見閣門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  
安之策先生不肯見教恐他人之泄漏也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  
可以教之矣孔明辭曰竦不可間親新不可  
隔舊欲得全身遠害別當思之琦曰琦遇難  
先生不教是絕路也請死於君前掣劍自刎  
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孔  
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國獻公正妻生二子



長曰申生次日重耳妻喪之後寵愛驪姬亦生一子姬常譏譖於公欲斬二子獻公思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園乃令獻公於樓上簾內窺之姬以蜜塗於衣髮之上上羣蜂聞香競相飛來落於身上令太子撲趕獻公樓上望之疑戲弄耳心甚恨之姬又詐言先后禫日令二子送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令人送之姬暗將毒藥

埋於中以供獻公姬却奏曰食自外來不可便食令喂犬犬念死獻公大怒賜朝六令太子死重耳驚懼逃竄於外邦一十八年乃免其難後為晉文公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公子何不效重耳乎且江夏黃祖新亡之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兵此郡而避禍也刘琦再拜謝指教之刘琦教人取梯送孔明於館驛孔明回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刘琦上言欲守江夏表猶未決教請玄德共謀

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  
守極善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  
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新鄴郡作玄武池  
以教水軍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  
弟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至新野劉表  
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却說曹操罷  
三公之職自爲丞相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  
爲西曹掾司馬朗爲主簿朗字伯達河內溫  
人也潁川太守司馬懿之孫京兆尹司馬防  
之子弟兄八人次子司馬懿字仲達操命爲  
文學掾並掌典選舉之職文官大備乃聚武  
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  
拜孔明爲軍師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心腹之  
患可早圖之操差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  
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虛  
實來擒劉備還是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

荀彧諫曰劉備不可輕敵更兼諸葛亮為軍  
師將軍此去必然有失惇曰吾視劉備如鼠  
輩耳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玄德  
今又得諸葛亮如虎生翅操曰諸葛何人也  
庶曰此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卧龍  
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讀韜略有鬼神  
不測之機非等閒之輩也操曰此公若何庶  
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  
亮哉惇叱之曰元直之言繆矣吾看諸葛亮

如草芥耳有何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  
活捉諸葛願獻惇首與丞相操曰軍無戲言  
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  
心惇遂奮然而辭曹操自引軍登程却說新  
野劉備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有雲長張飛  
心中不悅遂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敬  
之太過又未見他其實效騷玄德曰吾得孔  
明猶魚得水也汝弟兄勿復多言關張見說  
不言而退玄德平生愛結帽或一日有人送

犛牛尾至玄德得尾自結之孔明入看正色  
而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  
德遂投於地而言曰是何言也吾暫忘憂耳  
孔明曰明公自度比劉荊州若何玄德曰不  
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  
誠不如也孔明曰今皆不及而明公之衆不  
過數千人以此待敵萬一曹兵至當何以迎  
之玄德曰備正愁其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  
招募民兵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玄

德遂招新野之民三千餘人朝夕演教陣法  
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  
兵十萬殺奔新野關張先知張飛曰可着孔  
明前去迎敵使了正說之間玄德請商議軍  
機之事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  
火急到來如何迎敵雲長躊躇未決張飛曰  
哥、使水去使了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  
弟何須言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議事玄德  
曰今夏侯惇引十萬兵到來何以迎之孔明

曰但恐二弟不肯賓服如欲亮行兵須假劍  
印玄德曰即便行之孔明聚集衆將聽令張  
飛與雲長曰聽令之別作理會孔明曰博望  
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  
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  
往豫山埋伏  
等彼軍來到放過休敵其輜  
重糧草必在  
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  
擊就焚其糧草  
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

林背後山峪中

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

五十

向博望城舊屯糧草  
縱火掩之關平劉封

可引五百軍預備引  
之物於博望坡後兩

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  
放火矣去樊城取

回于龍令為前部不要  
要輸把軍馬迤

遲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馬救援依計而行

勿使有失關張問孔明曰我等皆離縣百里

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我獨自守縣張飛大

笑曰見其智也我們都去斬殺你在家裏坐

的此是何理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必斬

兩地長河野平開日險

突曰以其替也法所法

野力於在河邊其開

必對休夫開乘開以

重身對主必自侍

回下請令為南

戰事到至心更

何侍五百軍

向射擊如舊

三國志

林背對山

連年掠焚在

重戰草

林新山

安林

張

甲

日

日

日

天

坐

張大

百里

指而

重

失樊

何

關平

正

函

十五

回

水

身

孫

限

及

日

日

玄德曰豈不開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飛與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皆未知孔明韜略不肯資服子龍引軍到了孔明付計與子龍去畢劉玄德問曰劉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可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坡下主公便棄走放火爲號主公可復回引軍掩殺天明罷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

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薄派撥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并于禁李典兵到博望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跟隨糧草車行是時秋七月間商麤徐起人馬趨行已牌時候夏侯惇在前望見塵頭起處便將人馬擺陣勢惇問曰此間何處鄉導官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向便是羅口川惇傳令着于禁李典押住陣脚惇親自出馬於陣前副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十騎將兩勢

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大笑諸將請問曰將軍何故哂笑之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爲天上之人今觀他用兵便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作對正如犬羊與虎豹鬪耳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口要活捉劉備孔明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促軍馬星夜往平新野吾之願稱也遂自縱馬向前等語新野之兵擺成陣勢子龍出馬惇罵曰劉備乃無義忘恩之

徒汝等軍士正如孤鬼隨鬼耳子龍大罵曰汝等隨曹操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兩馬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衆軍先退北軍掩殺將來子龍押後陣抵當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萬埋伏吾何懼哉趕到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一枝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回顧韓浩此



卽埋伏之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  
軍前進掩殺玄德子龍抵當不住迤邐退後  
便走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不  
起夜風不作晝風旣起夜風必大夏侯惇只  
顧催軍趕殺前面敗軍自認隊伍而走惇傳  
令趙後軍掩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  
都是蘆葦草典與禁曰欺敵者必敗禁曰敵軍  
甚衆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  
樹木叢雜恐使火攻于禁曰曼成之言是也

吾速近前跟都督你可止住後軍李典勒回  
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裡攔當得住  
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  
之間見于禁從後軍而來便問如何禁曰愚  
意度之南路道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  
火攻夏侯惇言曰文則不早言幾落其  
套中矣却欲回馬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  
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四面  
八方盡皆是火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

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烟突穴而走背後子  
龍趕來軍馬擁併如何得退且說李典急奔  
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一將乃  
關雲長也李典縱馬軍混戰奪路而走夏侯  
惇于禁見糧草車輛一帶火着便投小路而  
走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交馬數  
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死于馬下韓浩奪路  
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  
血流成河後史官有詩曰

三國志

卷八

五四

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羽扇笑談中濃烟  
撲面山川黑烈焰飛來宇宙紅不致夏侯  
誇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直須驚碎曹公  
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  
關張二將上馬說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  
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簇擁約有五百軍  
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于車前須臾  
玄德子龍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糧草

數百車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孫乾引新野  
父老出廓迎接望塵遮道拜舞雀躍而喜曰  
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功也回至縣中  
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矣  
玄德曰似此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  
軍還是如何

獻荊州聚說劉琮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  
小縣不可久留近聞荊州劉景升病在危篤

借此節以圖安身兵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  
此玄德曰公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之德  
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  
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衆皆嗟嘆不已  
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却說夏侯惇軍回至  
許昌面縛見操跪於階前請死操乃就教解  
縛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敵  
軍欲盡力去取劉備被諸葛亮用火攻火起  
處自相踐踏上傷四五操曰汝自幼用兵豈

不知狹處用火攻也惇曰于禁曾言悔之不  
及操問于禁、將前言以答之操曰文則固  
如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後來水滸七軍折  
趙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備與孫  
權矣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衆不乘  
此時掃平江南失其機會此便傳令起軍五  
十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隊  
夏侯惇夏侯淵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  
隊吾為主將領文武大將為第五隊各引兵

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  
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選日  
出師必然得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  
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大中大  
夫孔融上言諫曰荆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  
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反背朝廷江東孫  
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今若  
興無義之師損軍折民大失天下之望操叱  
之曰劉備數侮於吾是吾心腹之大患劉表

養之必爲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耶再  
諫必斬孔融出府長歎曰以不仁征伐至仁  
安有不敗乎時有御史大夫郗慮從者聽之  
說與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操  
慮曰丞相欲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  
曰融常戲侮丞相知否略舉其一二以正其  
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地  
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不飲千  
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因好色而亡國今

世何不禁其婚姻耶此融之深譏丞相也又  
常記一日丞相問姐已之事融對曰武王伐  
紂以姐已賜周公丞相以融學博謂書中所  
紀深信之後又聞之有云姐已却被武王斬  
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今時度之想必當初如  
此矣是融看丞相何如人耶且與禰衡互相  
稱贊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  
生向者衡之辱丞相乃融之使也此皆不是  
論融與孔融則表其厚常、音信往來融又

對孫權使訕謗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融大  
逆不道之情也曹操聞之大怒御史之言是  
也可喚此賊斬之於市遂命廷尉來捉孔融  
二子正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  
被廷尉執去赴殺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  
曰那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言未畢廷尉又  
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滅夷其族號令融父  
子屍首於市京兆脂習次死而哭曰文舉捨  
我而死吾何獨生乎人報知曹操欲殺之

荀彧曰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  
必惟世患乃義人也不可殺操赦之習收融  
父子屍首並皆葬之曹操既斬孔融後遂令  
五隊軍馬先發三隊次第而行却說荊州劉  
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時尚未知操兵  
來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荊州見劉表曰吾  
今病在膏肓托孤於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  
落我死之後賢弟可攝荊州玄德拜於牀下  
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姪安敢以攝荊州

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  
來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再回新野孔明問其  
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  
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舉此事  
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  
又聞曹操領百萬之衆來平江漢此驚不小  
商議寫遺囑令弟劉玄德輔助長子劉琦作  
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門使蔡  
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

病重急離江夏遙到荊州探父病症至外門  
蔡瑁急當住曰荊王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  
藩離其任至重今棄其衆而遠來倘東吳兵  
至如之奈何入見父必生嗔怒其病轉增非  
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  
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內大叫  
數聲而死後來評曰

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  
未之有者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月

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  
世表誇蹈漢朝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  
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  
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廢社  
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  
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曰假寫遺詔令次  
子劉琮荊州為主方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  
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

乃漢室宗親有荊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見  
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  
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眾官未  
有言對只見階下幕官李珪出班答曰公子  
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請  
大公子為荊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  
此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  
也蔡瑁向前言曰汝等何人耳敢亂言以逆  
故主之遺言也李珪出大罵蔡瑁曰皆是蔡



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九郡耶吾寧死不願爲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於堦下遂立劉琮爲主不報劉琦與玄德知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并分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劄以防劉琦劉備之亂就墓表於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荆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有人飛報劉琮曹操引大軍逕往襄陽而來琮遂請蒯越蔡瑁等衆商

議東曹掾傅巽字公梯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夏今却不知他若知時則興兵奪之荆州危矣此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報外德知之今新野止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興兵問罪此二利害也操引百萬之衆欲吞江漢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患巽有一策可使荆襄九郡之民安如泰山亦是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之巽答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

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何受制於他人吾不爲也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主公如不納諫其危有三琮曰何爲三危越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衆而拒抗中國百萬之師此爲勢危二也主公勢弱必求於玄德以援之量玄德何足以禦曹公若足以禦曹公則

玄德安肯居於主公之下哉此號身危三也有此三危而欲與曹公爭衡正如一塊土而填大海豈不難乎况兼荆襄之衆聞曹公之兵勢若飄風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先君之業一旦廢之此誠取笑於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曰吾有片言爲荆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否衆視之乃荆州上賓山陽高平人也姓王名粲字仲宣曾祖王龔漢

順帝時爲太尉祖王暢漢靈帝時爲司空父  
王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  
中郎將蔡邕時邕高賓滿座聞粲至倒屣迎  
之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客皆驚曰  
蔡中郎何爲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  
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皆與  
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爲黃門侍郎因西京  
擾亂皆不就避地來荊州劉表以爲上賓粲  
博聞強記人皆不及與人共行觀道碑碣人

問曰卿能闇誦乎粲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  
一字觀人着碁局壞之粲爲復擺着棋者不  
信以帕蓋局粲另取一局以擺之令相比較  
不差遺一子又善算其算術略盡舉筆成章  
無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  
琮曰僕今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劉琮  
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今  
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  
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今古

之成敗能先見机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吾不如也粲曰如某所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敗袁紹於官渡驅孫策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梟夷蕩定者徃徃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粲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操必重待將軍保已全家長享福祚聖之後嗣此萬全之計也粲遭亂世流落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

重用敢不盡言將軍明聽勿使後悔琮曰先生教之雖是如此亦須告稟母親知道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之謀英度之見與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差人寫降書令宋忠潛地逕投曹操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曹操大喜加忠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使者他承爲荊州之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人馬宋

無路得避只得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  
盤問宋忠：懼怕不敢抵諱只得實告之  
曰劉荆州已死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馬  
到來使忠賫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  
大驚隨捉宋忠來到新野見玄德雲長備言  
其事玄德聞知哭倒在地未知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已死劉琮降曹操感于

中淚泣已絕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然如  
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渡江奪了襄陽殺  
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口我  
有斟酌拔劍而指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  
不早來報我今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  
汝可速去宋忠曰恐縣外人殺也玄德曰放  
汝而復殺非丈夫也誰敢違吾忠拜謝抱頭  
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間忽報江夏公子  
差伊籍到來玄德思昔日之恩下階而接請

於堂上禮畢玄德稱謝前因問其來意籍告  
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守江夏忽聞得劉荆  
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  
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  
知特差籍來賚哀書呈上玄德拆書視之書  
曰

孤子劉琦謹獻哀書上達於叔父大人座  
前近聞先君薨於荊州繼母與蔡瑁張允  
二人商議不卽報喪矯立弟劉琮爲九郡

三國志卷八

六六

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憐  
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  
之基業實爲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廻時  
建安十三年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爲主  
又不知將九郡已獻曹操也籍大驚曰使君  
不如以吊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  
擒下盡捉諸黨殺之則荊州已屬使君矣孔  
明日机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垂

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托孤於我今若背  
信自濟吾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劉  
荊州耶孔明曰如不舉此事目今操兵已至  
宛城前軍離此不遠矣將如奈何玄德曰不  
若走樊城以避之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  
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  
軍馬遂求計於孔明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  
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  
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紮不住

了便差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  
女限今日皆跟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曹  
軍若到必行不仁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  
催趲百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畔調撥  
船隻救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  
到樊城已將百姓盡行起身喚諸將聽令先  
教雲長引一千八百帶布袋去白河上流頭  
埋伏用布袋裝上磚石土泥堰住白河之水  
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喊嘶此

是兵至矣。悉取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水殺將  
下來。接應雲長受計去了。孔明喚翼德引一  
千軍去白河渡口埋伏。曹軍被滄。此處水勢  
甚慢。人馬必從此逃難。可乘勢殺來接應。雲  
長翼德領計去了。孔明又教趙雲曰：「你可引  
三千軍先取蘆荻乾柴。放在新野近城人家  
屋上。各處隅頭上暗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  
來日是昴日雞直日。黃昏後必有風。大風  
勢起。曹軍必入城安歇。汝將三千兵爲四隊。

汝自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北西門  
各五百軍。先將火鎗火箭射入城去。火  
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放走。你却  
在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住。只顧  
在後擊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  
寡敵衆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收軍。便  
回樊城。不可遲慢。趙雲聽令。亦去。孔  
明再喚糜芳劉封二人。可帶二千軍。一  
半紅旗。一半青旗。新野縣外三十里。鷓  
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雜如曹



軍一到糜芳一枝軍紅旗走在左劉封一枝  
軍青旗走在右他疑必不追趕却分去縣東  
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  
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主公時刻休  
悞二人去了玄德與孔明登高望之孔明調  
撥已定却說曹仁曹洪爲前部先鋒引大軍  
十萬戰將數員前面有許褚引三千鋒甲軍  
望新野進發日當正午來到鵲尾坡許褚問  
鄉導官曰此處至新野有多少路答曰只有

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先行打聽望見坡前  
人馬攔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  
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  
一面皂旗領三十軍一齊向前劉封糜芳分  
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不  
亂許褚勒馬教休趕左右曰何爲不趕褚曰  
前面必有埋伏之兵你等只就在此住割我  
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曹仁稟說前  
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虛有實之論此

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  
復回坡前提兵直殺入至林下追尋一人不  
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縣只聽得山  
上大吹大擂作引軍有時只見山嶺上一簇  
旌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  
坐飲酒褚見了大怒尋逕路上山狹路擋木  
礮石打將下來褚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  
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曹成曰且去  
搶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兵城

中又不見一人曹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  
盡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身來日平  
明進兵此時各軍饑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  
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  
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這火是軍士  
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  
數次飛報南北西三門等處皆是火起曹仁  
急叫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當夜  
之火又自博望燒屯之火曹仁引衆將突烟

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東門無火曹仁等  
急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  
踐踏死者無數却說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  
背後一聲喊聲趙雲引一軍起來混殺一陣  
曹仁敗軍自逃性命誰肯回身斬殺正奔走  
之間糜芳引一軍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  
而走劉封引軍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  
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却便走到河邊人  
馬都下河喫水入爭飲水互相喧嚷馬見河

水亂馬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野縣  
火起度其時候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  
喊馬嘶急令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  
下衝下人馬皆陷於水中曹仁引衆將望水  
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  
大震一枝軍馬攔路當先大將乃燕人張翼  
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